

心灵哲学丛书

高新民 主编

心灵的神秘性及其消解

柯林·麦金心灵哲学思想研究

陈 丽 著



科学出版社

心灵哲学丛书

高新民 主编

心灵的神秘性及其消解

柯林·麦金心灵哲学思想研究

陈 丽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神秘性及其消解: 柯林·麦金心灵哲学思想研究 / 陈丽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心灵哲学丛书)

ISBN 978-7-03-048615-8

I . ①心… II . ①陈… III . ①麦金, C.- 心灵学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6716 号

责任编辑: 邹 聪 刘 溪 程 凤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B5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4

字数: 280 000

定价: 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心灵哲学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高新民

副 主 编 宋 荣 刘占峰

编 委 （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陈剑涛 刘明海 蒙锡岗

商卫星 杨足仪 殷 筱

| 总 序

心灵可能是世界上人们最为熟悉，也最为神秘的现象了，正所谓“适言其有，不见色质；适言其无，复起思想，不可以有无思度故，故名心为妙”^①。在一般人看来，“心”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却不曾有哪个人看到或碰到过它，但若据此就说它不存在，似乎又说不通，因为心不只存在，而且还可将自身放大至无限，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心“并不封闭在各个小我之内，而实存于人与人之间”，它能“感受异地数百千里外，异时数百千年外他人之心以为心”^②。

人类心灵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思维。尽管其形成掺杂有杜撰的成分，其本体论承诺也疑惑重重，但它所承诺的心灵却在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中享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例如，迄今为止，它仍是哲学中的一个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研究对象。正是由于存在心灵，才有了贯穿哲学史始终的“哲学基本问题”。当然它也历经坎坷，始终遭受着两方面的待遇：一方面是建构、遮蔽；另一方面是解构、解蔽。

心灵问题常被称为“世界的纽结”“人自身的宇宙之谜”，是一个千古之谜、世界性的难题。它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一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第一上//大正藏·第33卷：685。

②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90。

代又一代睿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倾注心血，而这反过来又给这个千古之谜不断地穿上新的衣衫，使之青春永驻、历久弥新。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致思取向在心灵的认识方面也会判然有别。例如，西方哲学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更关注心灵的本质、结构、运作机制等“体”的问题，而东方智慧由于更关注人伦道德问题，因而更重视寻觅心灵对“修、齐、治、平”的无穷妙用。但不管是哪一种取向，在破解心灵之谜的征程上仍然任重道远，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对心灵的认识尚处于“前科学”的水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认识和方法犯了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如吉尔伯特·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未能真正超越二元论，因而对心灵的构想、对心理语言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来，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构心灵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运动学和动力学。

应该承认，常识和传统哲学确有“本体论暴胀”的偏颇，但若矫枉过正而倒向取消主义则无异于饮鸩止渴。从特定意义上说，心灵既是“体”或“宗”，又是“用”，它不仅存在，还有无穷的妙用。说心是“体”，是因为人们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相状、色彩等属性，以及世界呈现给人们的各种意义都离不开心，因而心是一切“现象”的本体和基质，是一切价值的载体，也是获得这些价值的价值主体。说心是“用”，是因为人的生活质量好坏、幸福指数高低、能否成为有德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之所使，正如天台智者所言：“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圣贤。”^①由此看来，心不仅有哲学本体论和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体”、本质和奥秘，也有人生价值论意义上的“体”和“用”。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中国自先秦以降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灵哲学”：从内心来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成圣为凡”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从内在的方面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心学，可称为“价值性心灵哲学”，而从外在的表现来看，它又是典型的做人的学问——“圣学”。

在反思中国心灵哲学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同样会遇到类似于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17世纪以前，中国心灵哲学和中国科学技术一样，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或者说至少有自己的局部优势，但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李约瑟也承认，东西方人的智力没多大差别，但为什么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或印度？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为什么如今原创性的心灵哲学理论基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第一上//大正藏·第33卷：685。

本上都与西方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带着这样一些疑惑、觉醒意识和探索冲动，一些中国青年学者踏上了探索西方心灵哲学、构建当代中国心灵哲学的征程。本丛书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它们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从中国哲学田园的沃土里生长出来的。只要辛勤耕耘、用心呵护，中国心灵哲学的壮丽复兴、满园春色一定为期不远。

高新民 刘占峰

2012年8月8日

| 前 言

对于我们来说，心灵可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不但与之须臾不离，而且能轻松地知道它的存在；陌生，则是因为如果要求我们解释它，我们却往往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因此心灵问题也曾被称为“世界的纽结”“人自身的宇宙之谜”。尽管心灵哲学的概念是在现代才出现的，当代意义的心灵哲学研究也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成为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的，但关于心灵的哲学思考可谓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睿智之士为之倾注心血。

关于心灵或意识问题^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写过专门的论著，也未建立独立的意识论或心灵哲学，但由于心灵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他们在建构“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也对心灵问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与当代心灵哲学中的“意识”含义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是指人所特有的精神活动，既包括感性认识，也包括理性认识，还包括感情、意志等心理活动形式，是人的心理活动、精神现象的统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精神”“思维”“观念”“思想”等可作同义词使用。当代心灵哲学在述说心理现象时通常使用的是“心灵”。它的含义很宽泛，不仅表示各种心理现象（包括带有智慧特性的高级心理现象），而且还表示作为心理现象的主体或支撑物的心灵、灵魂或精神实体，即表示一切心理现象，以及作为其主体、支托的东西。而“意识”一般指的是贯穿于人的各种有意识心理现象中的共同的“觉知”“知晓”“察觉”特征，它们通常称为现象学状态或现象学心灵。参阅韩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夏甄陶：《人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5；肖明，李培松：《现代科学意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21-25；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2。

题有过各种阐述和规定，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框架中包含意识论或心灵哲学思想。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思想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①从意识与大脑的关系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或属性；②从意识的社会本质看，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③从意识的内容和结构看，意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根据内容结构，意识可分为对象意识（又可分为自然意识、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④从意识的起源和进化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在意识的进化中有三个决定性的环节，即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级生物的刺激感应性、由刺激感应性到高级动物的感觉和心理、由一般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到人的意识；⑤从意识的功能和作用看，意识对物质世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⑥从人的意识与动物心理的区别看，人的意识是一种反思的意识或自我意识，而动物只有感觉。^①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问题的论著并不多，而且大多数论述都是零散的，但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意识的起源、进化、本质、内容、结构、作用和独特性等所作的阐述有新颖独到之处。总体来看，他们既坚持意识统一于物质，贯彻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又肯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坚持了辩证法；既继承了以往理论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成果，还立足于新的哲学观有所超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思想与现当代心灵哲学的主要倾向、占有主导地位的思想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心灵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背景。

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而且历史和现实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一方面，当代心灵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及的新问题。例如，主观的观点或感受性质（*qualia*）问题、思想语言或心语（*metalese*）问题、随附性（*supervenience*）问题、心理语言的语义学问题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很少涉及的，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关注这些新问题，并将有关的理解和阐释充实到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体系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意识问题上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独特视角，即他们更关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更注重从人的社会性、从社会历史发展来考察意识，说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但为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他们在有些问题上的论述还不够清晰。例如，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我们能否说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是一种功能主义理论？如果是，那么功能主义所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如颠倒光谱问题（*inverted*

① 参阅刘占峰：《解释与心灵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9。

spectrum)、无心人问题(zombie)等,就是我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时必须回答和回应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这里的“机能或属性”应该作何理解?它指称的是什么?有些哲学家根据对“机能或属性”之类语词的指称的分析指出,唯物主义心灵理论的逻辑终点要么是还原论,要么是二元论,要么是取消论,三者必居其一,但每种选择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①这样一来,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论要想避免在上述三种立场中作出选择,就必须拿出新的解释方案,对有关问题作出进一步澄清。还要看到,过去人们在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时,所用的理解范式渗透着根深蒂固的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FP)构架,因此不仅没能将其深刻内涵和革命性思想表现出来,反而出现了许多与唯物主义精神相悖的误读、曲解之处,如将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置于属性二元论的境地,甚至把它推向一元论和二元论相互矛盾的困境。^②那么,要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我们首先要依据当代研究成果,对理解范式进行彻底的转换,即把基于民间心理学的范式转换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又融合当代心灵哲学和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范式,并据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思想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要揭示语言的本质,只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揭示语言的意义、内容,以及与语言有关的事实问题,而按照通常的理解,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因此要揭示语言这个“外壳”的本质,必然要涉及“外壳”之下的心灵问题。同时,随着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等对大脑结构、内部机制、运动学、动力学、智能模拟、心灵进化等认识的深化,英美哲学界发生了一场“认知转向”,哲学家和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心灵的本质和心身关系问题,从而使心灵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中的“第一哲学”。^③各领域的哲人智士围绕心灵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和针锋相对的论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各种新颖别致的理论或假说。在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大合唱”中,大多数人尽管承认心灵是人类“最后的未解之谜”,破解这个谜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一般都对研究的前景抱乐观主义态度,都矢志要“唱响”心灵哲学“好声音”,然而也有一些哲学家想“唱衰”心灵哲学,他们大唱反调,不断“泼冷水”,试图将人们从心灵哲学必定凯歌猛进的“幻梦”中惊醒。这些人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就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麦金(Colin

① 参阅高新民,沈学君.现代西方心灵哲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31.

② 高新民.试论马克思主义意识论阐释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43.

③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

McGinn)。

麦金出生于1950年3月10日，其家乡是英格兰东北部杜伦郡(Durham)的矿业小镇西哈特普尔(West Hartlepool)，其祖父、父亲都是普通矿工。3岁时，他举家迁到了英格兰东南部与其家乡相距300英里^①的肯特郡(Kent)的吉林厄姆(Gillingham)，八年后又迁到了西北部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黑池镇(Blackpool)，最初在一所二流中学读书，16岁时因在“O级”学科测验中表现优异而得以转入当地的语法学校，并进入“A级”学习系统。1968年，他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大学期间，他深受罗素(B. Russell)、梅斯(W. Mays)、乔姆斯基(N. Chomsky)等思想的影响，并在梅斯的影响下认真研读了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和虚无》，从而激发了对心灵哲学的兴趣。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研读萨特“加深了我对心灵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关于意识与意向的问题。此刻埋下的种子，在日后得以开花结果”^②。1971年，他获得了心理学一级荣誉学士学位(First Class Honors)，1972年又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进入了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最初是攻读文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Literature)，不久又转而攻读哲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Philosophy)^③，师从迈克尔·艾尔斯(Michael R. Ayers)、斯特劳森(P. F. Strawson)、艾耶尔(A. J. Ayer)等著名哲学家，1973年荣获久负盛名的“约翰·洛克”奖金，1974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并在艾尔斯和斯特劳森指导下撰写了关于戴维森(D. Davidson)的语义学的学位论文。1974~1985年，他一直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1985~1990年又继埃文斯(G. Evans)之后担任牛津大学心理哲学威尔德荣誉讲师。1990年，他加入美国罗格斯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2006年至今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另外，他还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79年)、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1982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983年)、美国罗格斯大学(1984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1986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92年)等作过访问教授。

麦金涉足的研究领域很广，在心灵哲学、哲学逻辑、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撰写了大量论著，如《心灵的特征》(*The Character*

① 1英里=1.609344公里。

② 柯林·麦金：《从矿工少年到哲学家——我的二十世纪哲学探险》，傅士哲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39。

③ 英国的学士学位分为三等五级，即一等一级荣誉学位、一等二级荣誉学位、二等一级荣誉学位、二等二级荣誉学位和普通学位。在英国，哲学学士一般比文学士、理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等级要高，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可以攻读的学位。

of Mind, 1982)、《意识的难题》(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1991)、《神秘之光》(The Mysterious Flame, 1999)、《意识及其对象》(Consciousness and its Objects, 2004)、《实在的基本构造》(Basic Structures of Reality, 2011)、《运动: 哲学家的指南》(Sport: A Philosopher's Manual, 2008)、《逻辑属性》(Logical Properties, 2001)、《知识与实在》(Knowledge and Reality, 1999)、《心与身: 哲学家及其思想》(Minds and Bodies: Philosophers and Their Ideas, 1997)、《哲学问题》(Problems in Philosophy, 1993)、《心理内容》(Mental Content, 1989)、《主观的观点》(The Subjective View, 1983)、《维特根斯坦论意义》(Wittgenstein on Meaning, 1984)等, 而其《我们能解决心身问题吗》(Can We Solve the Mind-Body Problem)、《意识与内容》(Consciousness and Content)、《意识与空间》(Consciousness and Space)等论文的引用率也位居当代心灵哲学论著前列, 特别是其《我们能解决心身问题吗》一文“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现象学意识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前沿问题”^①。除了哲学研究之外, 麦金还以其文风犀利的书评而闻名。他经常给《伦敦书评》《纽约书评》《自然》《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撰写书评文章。另外, 他还爱好创作小说, 如《空间陷阱》(The Space Trap, 1992)和《倒霉时光》(Bad Patches, 2012)等。

当然, 麦金最擅长的还是心灵哲学研究。其“新神秘主义”思想^②最为著名。在他看来, 意识是一种自然现象, 发生和存在于大脑之中, 因此, 它“不可能通过魔法产生, 而是必定有某种物质基础”^③, 但人的心灵却没有能力理解自身的起源和工作方式。那么, 要解决心身问题就要认真审视人的认知能力, 变革我们理解物质和意识的概念图式。对麦金的这一立场,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 心身关系问题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心身关系涉及两个方面, 即

① Rowlands M. *Mysterianism* // Velmans M.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 Oxford: Blackwell, 2007: 337.

② “新神秘主义”最初是弗拉纳根(O. Flanagan)提出的一个术语, 用以称呼内格尔(T. Nagel)、麦金等人的心灵哲学立场。他认为, 新神秘主义的灵感可以追溯到戴维森关于心理自主性的论证, 新神秘主义者是一个后现代的学术群体, 尽管他们坚持自然主义立场, 认为心灵或意识是存在的, 包含着自然的属性, 也依据自然原则运转, 但怀疑科学最终能解释意识的本质, 能对心身问题作出满意解答。新神秘主义也可称作认识论的神秘主义, 它与旧神秘主义或本体论的神秘主义不同, 因为后者认为意识是内在地神秘的或超自然的, 而前者只认为人的心灵不能理解意识, 而不是认为它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参阅 Flanagan O. *Consciousness Reconsidered*.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2; Flanagan O.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313-314.

③ McGinn C. *The Mysterious Fla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99.

具身性 (embodiment) 关系和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关系, 前者将意识与身体和大脑联系了起来, 为意识状态提供了物理基础, 后者将意识状态与其所表征的对象和属性联系了起来, 为意识状态提供了内容和意义。这两者尽管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构成了意识与物理世界的全部关系”^①, 但意向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具身性问题的解决, 没有自然的具身性, 就没有自然的意向性, 因此解决心身关系问题, 必须先解决具身性问题再探讨意向性问题。也就是说, 解决心身问题, 关键是解决意识的具身性问题, 即为下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意识状态何以能依赖于大脑状态? 大脑是如何产生或引起意识的? 或者说, “多彩的现象学何以能从沉闷的大脑灰质中产生……物理大脑之水……何以能酿出意识之酒”^②? 因此, 心灵哲学研究的重心应当放在意识及其如何从自然界产生出来这类问题之上。

第二, 心身关系之谜源于认知的封闭性 (cognitive closure)。对于心身关系问题, 过去主要有两类解答: 一类是构成性的 (constructive) 解答, 即试图指定大脑或身体的某种自然属性来说明意识的产生, 如功能主义所诉诸的自然属性是某种因果作用; 另一类是二元论, 即认为解释意识的产生、存在和作用必须诉诸上帝等超自然的实在或力量。但上述两类解释都有无法克服的问题, 难以成为正确的意识解释, 因此, 正确选择应该是既坚持自然主义立场又坚持非构成性解释。在他看来, 意识必定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从特定的物质组织中自然地产生的, 或者说, 有某种被大脑例示的自然属性 (称之为 P), 它 “对意识负责”, 但 P 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奇迹的, 而是像电磁波属性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除了说心脑之间是一种自然关系之外别无选择, 这就意味着自然主义显然是正确的。但是, 为我们的认知构造所限, 我们都无法认识 P, 无法形成 P 的概念, 因此我们不能构成性地解决心身问题, 心灵与大脑的联系 “是人类无法揭开的一个谜”。他说: “意识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 是我们根本无法在理论上把握的一种自然现象。”^③ 换言之, 心理物理联系对于我们来说是认知封闭的。这种封闭性是正常的生物现象。例如, 狗有灵敏的嗅觉, 但不可能掌握量子力学, 人可用手做出灵巧的动作, 但不能像鸟一样飞翔。同样, 人的认知能力长于解决物理学问题, 但在试图解决心灵问题时, 却捉襟见肘。^④

第三, 组合范式是造成认知封闭性的原因。人类有一种特殊的认知结构

① McGinn C.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8.

② McGinn C.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

③ McGinn C. The Mysterious Fla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xi.

④ McGinn C. The Mysterious Fla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214.

或思维方式，即“带有似规律映射的组合原子论”（combinatorial atomism with lawlike mappings, CALM）或“组合范式”。根据 CALM，一切复杂事物都是依据特定的规律由基本元素构成的，因此，只要你知道某种东西的组成成分、组合规律及它们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你就会对这种东西有所理解。这种认知结构或思维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化的或几何学的思维方式。然而，尽管意识是由大脑活动产生的，但神经元并不是意识的“原子”，意识不是由神经元及其活动组合而成的，意识状态本身也不是空间性的实体，因此空间性的 CALM 思维模式是不适于解释意识的。

第四，破解心身关系之谜的出路是进行彻底的概念变革。如前所述，意识的神秘性并不是源于心灵或意识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我们“缺乏概念，缺乏概念框架”。他认为，心身关系之谜并不表明心灵在客观上比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更复杂，而只是说明人的智能存在难以理解意识的偏向，人的能力不适于洞察意识的潜在本质，认知封闭性就源于我们的大脑概念未涵盖大脑的全部客观本质，因此心身问题“产生于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产生于意识本身，敌人就在内部”^①。那么，要对心身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首先要正视人类的认知能力，要对人的认知能力形成合理的概念框架，而这就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概念革命”，变革我们的概念图式和思维方式，重构新的物理概念和心灵概念。而由于我们认知结构中所隐藏的空间概念图式未能反映空间的真正本质，所以革命概念首先要变革空间概念，而这需要重新审视宇宙大爆炸理论。

第五，心灵哲学研究之所以陷入“DIME模型”^②的困境，是由于人们将本体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混为一谈，要摆脱困境，就要对心身问题采取超验自然主义（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的立场，即坚持意识在本体论上并不神秘，心身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但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关系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人们难以形成解决它的概念图式。

还要注意的，麦金在心身问题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对世界的认识确实有局限性，或者说，有些自然现象对于人来说是认知封闭的，但这种封闭性有相对和绝对之分。心灵及其与大脑的联系主要是属于相对的封闭性，即并不是人绝对不知道的，如我们对大脑的生理学、意识的表层结构等会有所认识。另外，我们还可对意识深层结构或隐结构作出合乎情理

① McGinn C. The Mysterious Fla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65.

② “DIME模型”指的是四种典型的哲学立场，分别是物理主义还原论、非还原论、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取消主义。详见第一章第一节。

的推测和描述,可根据关于空间的新理论来讨论心灵、物质的本质,揭示两者联系的机制、条件和中介,并进而提出关于意识的产生和本质的新假说。当然,对于位于意识底层的隐结构、在大爆炸之前就存在的非空间结构等,又确实存在绝对的封闭性。关于意识本身的概念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对意识的现象学扫描总要受时间、地点、能力等的影响。鉴于上述事实,他说:在心灵的认识和心身问题的解答上,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①。

总之,麦金认为,破解意识之谜,既要抛弃同一论、还原论,又要避免平行论、副现象论,而应达成这样的共识:①存在某种大脑属性,它能对意识作出自然的解释;②这种属性对于人的认知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③不存在不同于科学的心身问题的纯哲学的心身问题,要解决心身问题,哲学与科学必须相互结合;④解决心身问题,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又要对科学的最新成果保持敏锐的嗅觉,而他关于意识的“隐结构”、心理原子论、意识是物质的另一种形式等的思想就借鉴吸收了相关科学的成果;⑤要变革实在观或存在观,即抛弃传统以物理实在为全部存在的实在观,而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的实在观,它承认超越实在(即远离我们认知能力的实在)的存在;⑥要解决心身问题,关键是发动一场概念革命,特别是变革我们的空间概念。^②

麦金在当代心灵哲学家中算得上一个“另类”。我们今天之所以研究他的心灵哲学思想,是因为他的哲学探险和独特思路能够给我们深化心灵哲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提供启发和借鉴。首先,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听起来像“奇谈怪论”,甚至有点“离经叛道”,但从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当代心灵哲学发展的一些新动向,如关于心灵哲学研究困境的“诊断、把脉”之风、试图将自然主义与二元论或多元论融合起来的潮流等,而且他与其他心灵哲学家的辩驳、论战,也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探到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前沿动态。其次,他的元哲学视野,特别是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之本质及其局限性的分析,也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在从事心灵哲学乃至其他哲学研究时,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空间化思维方式、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从而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困境,但我们对此尚缺乏足够的警觉。麦金的研究至少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即在从事哲学研究时,必须经常“反观自照”,关注所用的认知能力、概念图式等适切性。最后,麦金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关注的问题,而且两者的某些主张也有相近之处。例如,麦金基于其对物质概念的认识,提出了一种假说:世界万物都是物

① McGinn C.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6.

② 参阅高新民:《心灵与身体——心灵哲学中的新二元论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39-540.

质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存在方式,“意识本身是物质的另一种形式”^①,而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或者“宇宙物质”(universal matter)是物质/能量的统一体。这尽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相关论述存在差异,但它实际上也是想维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的论述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再如,他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对我们深入分析意识内容的存在地位也有积极意义。

本书不打算系统研究麦金的全部思想,而是想围绕当代心灵哲学关注的意识和意向性(内容)两大问题,重点考察麦金对相关研究困境及其症结的诊断,梳理他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和主要论证,为国内心灵哲学研究提供借鉴。

陈 丽

2016年5月23日

^① McGinn C. Basic Structures of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8.

| 目 录

总序 / i

前言 / v

第一章 元哲学的审视：心灵哲学的困境及其根源 / 1

第一节 “DIME 模型”与心灵哲学的困境 / 2

第二节 超验自然主义 / 6

第三节 心身之谜与认知封闭性 / 10

第四节 组合范式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 16

第二章 具身性问题的新解：隐结构与心灵原子论 / 25

第一节 内省的局限性 / 27

第二节 意识隐结构的根据 / 31

第三节 心灵原子论 / 35

第三章 彻底的概念革命与意识之谜的消解 / 44

第一节 大爆炸与空间概念革命 / 45

第二节 物质与空间 / 49